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木蘭奇女傳 第三十二回 木蘭三上陳情表 太宗建廟旌賢良

卻說太宗自殺伍登之後，頗生退悔，遂疏斥張昌宗，不許在軍機所行走。忽一夜夢一大鸚鵡，自天而下，又日月對照。鸚鵡集於李樹上，將李樹花葉盡行披落。太宗召許敬宗，以夢告之。敬宗曰：「鸚鵡自天而下，又日月對照，披落李樹花枝，將來亂唐室天下，定是武昭公主木蘭也。李淳風言此女居於王宮，隱隱指出木蘭是陛下受重之人，天機不可洩露。且卦辭云：眇能視，跛能履，履虎尾。曰眇，曰跛，是其外體不全，而能視能履，非真眇真跛可比。今若履虎尾而不懼，必有啞人之凶，將來為禍於子孫，窺竊神器，武人為於大君也。木蘭女扮男粧，出征十二年，立十二功勞，非武人而誰哉？豈不知小不忍則亂大謀，陛下奈何學婦人之仁，而不究當前之禍？今元勳俱已老邁，後進之士志氣清明，上下歸心，有如木蘭者乎！」太宗曰：「無有也。」「涉獵三教經書、歷代政治，默識心通，有如木蘭者乎？」太宗曰：「無有也。」「料敵制勝，協和眾心，戰則必克，有如木蘭者乎？」太宗曰：「無有也。」敬宗不復語，太宗曰：「朕非不忌武昭公主，但愛之親若骨肉，惡之視若仇讎，恐非仁者所為。前日誤殺伍登，文武大臣疾首寒心，朕非不知，豈可無罪而又殺木蘭？」敬宗曰：「天有妖象，民有謠言，武昭公主亂唐室天下，臣為萬歲後代計耳。萬歲恐臣民譏議，諛以美言，召之中途，毒殺之可也。令使臣詐稱中風而死，夫誰得而知之？如木蘭再不奉詔，加以抗旨之罪，命節度使尉遲寶林囚之來京。中途絕其飲食，說他懼罪而死，眾口塞矣。」太宗大喜，命張昌宗召木蘭。昌宗受了密旨，竟往湖廣西陵而來不表。再說李靖屢次告老致仕，太宗留之不住，回山修道而去。尉遲恭辭回田莊，享壽八十五歲，無疾而終。皆因太宗護庇才人武器，屈殺伍登之故。

再說張昌宗奉旨來至西陵，木蘭排香案跪接。旨云：

朕與后春秋鼎盛，后每念卿有公主之名，未見公主之面，即皇宮幼女等，皆傾心慕悅。公主守制，料已三年，詔書到日，易服成祥，隨使臣來京，慎勿抗命。

木蘭讀罷，張昌宗施禮而言曰：「萬歲視公主親如骨肉，公主宜作速進京，以慰聖意。」木蘭曰：「前日爾逢君之惡，屈殺鎮北侯，天下人人共怨，今欲誑我進京，在中途絕我性命。若不念爾受天子之命，斬爾佞臣，以洩伍登之恨。」嚇得張昌宗不敢做聲。木蘭說罷，即入內室，連夜修起陳情表文，次日出來，喝曰：「張昌宗何在？」張昌宗連忙跪下：「啟公主，奴才在這裏。」木蘭曰：「我這陳情表文，你齎之回朝，見聖上，道臣兒不肯進京，恐明彰君過。」木蘭即望闕而拜曰：「父兮母兮，生我鞠我。乳哺劬勞，曷其有極。為今之故，盡了性命，身死心安，毋遺君患。竊竊孤忠，天人共鑒。」木蘭道罷，解衣露胸，手執寶劍，將胸骨破開，用手扯出心來，叫聲：「張昌宗，看我赤心如日，豈肯行叛義之事？」嚇得張昌宗叩頭不止。須臾鮮血迸盡，木蘭氣絕。金蘭欲殺昌宗，鐵冠止住曰：「若殺朝廷使臣，有傷木蘭之忠。」執劍將木蘭心割下來，盛入盒內，令張昌宗懷之入京。昌宗眾人鼠竄而逃。花阿珍見木蘭已死，附屍慟哭欲絕，回入房中，自縊而亡。鐵冠道人同謀于飛葬木蘭、阿珍於木蘭山麓，二人就木蘭山左白雲洞中，鍊性不出，不知所為。

一日，謀于飛割雞卵款客。見青包黃外，黃處青中，黃中另有一光明小竅，奮然流涕。謂鐵冠道人曰：「惜乎！木蘭一死，吾道其窮矣乎？人但知雞卵之形，而可象天地，而不知卵形如太極，其象在天地之先，混沌未開之時，中有金光，如卵之黃也。黃中小竅光明，如太極之根。漸而青氣充足，其殼始堅。由卵而生雞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腎、與人相同，始為後天卦象。」於是二人相與作《道心說》。其文既成，思楊琰（廷臣之子）出仕武崗，為人重厚簡默，堪為載道之器，遣人以文遺之。楊琰得書，焚香跪誦。其略云：

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危微之辨，精一執中。謂過欲可以革人心，善矣，而猶有未善也；謂誠意可以見道心，至矣，而猶有未至也。蓋人心動於外，憑乎血肉之心；道心靜於內，生乎自然之心。以在內自然之心，制在外血肉之心，則人心不待克而自克，道心不期明而自明矣。昔者顏子欲學聖人，始於人心上用功，則曰：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及夫子誘之，歸之道心，則曰：「如有所立卓爾，而向之彌高彌堅，在前在後者，恍然自失矣。老氏曰：以心歸心，心外無道，琢磨人心之語也；以道觀道，道外無心，安養道心之語也。不然，佛者曰：「外想不入，內想不出，非人心、道心之切要歟？蓋心體本一也，而其用則有二焉。一之於內，而不二乎其外，道心得矣。二乎其外，忘乎其內，人心作矣。所以聖人畫卦，離南坎北，震東兌西，而八卦之內，不著一筆。蓋道心與太虛同體，無可著筆之處。故云：未畫時先有易，須知無象是先天，豈淺鮮哉！莊子喻道心為何有之鄉，故其言曰：嗜慾深者天機淺，爾其遊心於淡，含氣於漠，順物自然，而毋容自私焉。莊子可謂知道之用也。惜乎以清虛為道源，以仁義為附贅，而不知仁即道心之體，虛即道心之用，未有仁而心猶有不虛者也，未有虛而心猶有不仁者也。惜乎莊子有聖人之智，而無聖人之才也。

楊琰看罷，再拜而起，日誦不休。晚有所得，於是鐫之於石，置之南嶽山中，以昭後世，永垂不朽。

再說張昌宗行至六七里到了驛旅河，將盒兒打開，取心向水中漂洗。心中之血，滴出如絲，順水流百餘丈不斷（今木蘭山有洗血河，山右有木蘭潭）。張昌宗每日早晚，對盒焚香再拜，方上馬而行。到了長安，捧表獻盒於天子。將木蘭之事，細細奏明。太宗聞奏，髮立汗下。啟表細觀，內云：

臣兒木蘭，聞至孝之子，不忍忤親之心，寧敢犯其色乎？至忠之臣，不忍視君之過，寧敢長其惡乎？然至孝而見疑，申生受驪姬之謗；至忠而獲罪，周公歌鷓鴣之詩。說者謂天實為之，以成二子之忠孝，臣竊以為不然。蓋申生之罪，可以死可以不死，周公之謗，可以辨可以不辨。爾者鎮北侯伍登叛義伏誅，使伍登而果有是心也，肆其屍於市可也，奈何陛下旋殺之而封之？豈惡其生而愛其死歟？使伍登而無是心也，陛下雖榮其墓，未足以慰伍登之魂焉。臣則曰天實為之，以報伍登之隱微。蓋伍登有可殺之理，而無可殺之罪；陛下有殺伍登之權，而無殺伍登之寔案也。孟子曰：善戰者服上刑。是善殺人者，人終殺之。然則伍登之死也，理有當然，事有必至者也。臣兒不幸亦善戰，故臣之死，亦必如伍登之死也。嗟乎，伍登見疑於君上，在己已為非忠，又彰君之過失，於理尤為非順。臣拊心自憶：向也服干戈而履異域，女道既已有乖；今也詣闕廷而受極刑，閹範殊為不雅。不若向赤心而矢赤心，傍親望而守親訓。方寸之物，對君上可以無慚；七尺之軀，依父母猶能無愧。昔日之爵祿可辭，今日之白刃可蹈。陛下念臣立心忠孝，不能成忠孝之令名；盡性天道，不能獲天道之蔭庇；持身事父，不能全父母之遺形。天實為之。莫之致而至，命也，臣死復何恨！

太宗看武昭公主所奏，言言天理，句句良心，真性相感，自然淚下，哀痛不已。再將盒兒揭開，一顆舍利子，金光射目，赤若丹砂，光似明珠。即命杜如晦、王珪持原盒齎回西陵合葬，謚武昭公主為貞德公主，題其坊曰：「忠孝勇烈」。又命崇其墓，須高百尺，週五百步。又詔地方官春秋隆以祭典，封其弟金蘭襲受侯爵。後來武則天在位，錄封太宗所殺伍氏之後，差人掘李淳風之墓，不見其屍。榮封木蘭朱氏之後，又賜號昭烈后，又賜金書。對聯云：

人誇烈女心如石，我愛將軍勇過男。

後來公主在木蘭山，屢屢顯聖，不可具述，至今香火不絕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至孝由天性，知微勇即生。

當時傳盛事，後代仰忠貞。

望月形初見，三秋氣共清。

山與人俱永，互古挹芳名。

又有詩贊之曰：

木蘭聳翠兩峰青，降落真靈作女型。

竭力致身期盡性，閨中明德有餘馨。

卻說界牌關總兵朱明，聞木蘭身死，解印回家，披孝守墓，三年不倦。一夕，夢花阿珍叫曰：「公主至矣。」朱明跪拜曰：「將軍近日無恙否？」公主答曰：「吾今奏明上帝，保爾為值殿功曹，當與我同遊上界。」次日，朱明告知妻子尹氏，無疾而終。

再說楊琰聞木蘭已死，喪吾諸人亦皆去世，惟諶于飛、鐵冠道人尚在。恐大道無傳，即致仕回家，到白雲洞中，謁見二公。于飛迎而謂曰：「子何來遲？」琰曰：「侄兒貪取仕進，塵心不淨，讀二位叔父所付道心之文，思往事如夢境，特回家聽講，祈二位叔父不吝斯道，以省侄兒之愚昧。」于飛曰：「子有疑則問，以共相啟發耳。」琰問曰：「據叔父所云，一心分為二用，但不知人心、道心必如何，纔分清界限？」于飛曰：「子靜坐思之，覺一派妄念，千頭萬緒，總在心面上滾來滾去，這就名為慾界。爾於此時，任他紛紛亂亂，一心守住主人，久而久之，覺妄念滅盡，心內如如在在，又覺此心非心，竟是一個光明境界。於光明境界內，又覺有一個主宰，不動不搖。古人云：外無私慾，內合天理，允執厥中者，此也。又云：恍兮惚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亦指此也。但此時雖云自見道心，切不可自謂有得，著一毫意念在內。若著意念，即為著了寔相。古人云：外著寔相，內心即亂；內著寔相，真性不空。不空則真性不靈，真切實語也。」琰曰：「儒者之用心以誠，道家之用心以虛。誠則有主，虛則不窒，敢問二教同異之間，相去若何？」于飛曰：「聖人恐人用誠字太過，則近於固執，故繼以明；太上恐人用虛字太過，則無寔際工夫，故繼之以一字，其間並無同異之處。」琰又問曰：「道家云降龍伏虎，有是事乎？」于飛曰：「心靈如龍，念猛如虎，心靜則龍降，念止則虎伏。」琰曰：「如何分先天、後天？」于飛曰：「心靜念止是先天，心動念馳是後天。」琰曰：「佛家言性全是空談，不知其中亦有寔際工夫否？」鐵冠道人曰：「大悟山焦周和尚得喪吾心法，賢侄何不去問於彼？」

楊琰即回家備禮，向大悟而來。焦周聞之，迎入方丈相見。禮畢，琰見焦周座間置《論語》一部，琰笑曰：「和尚念儒書何用？」周曰：「悟禪。」琰曰：「在何句上悟？」周曰：「在毋意、毋固、毋必、毋我上悟。」琰曰：「恐無而不無，若何？」周曰：「有若無。」琰曰：「若不有而有？」周曰：「空空如也。」琰拜曰：「吾師真不愧為喪吾徒弟。」是夜二人同榻而臥，次日五鼓，眾和尚撞鐘播鼓，焚香課誦。焦周起來，亦向經堂禮佛稱揚。楊琰心中想道：「不知焦周亦誦何經？」急忙起來，輕步至焦周背後一看，卻念的是《中庸》。琰問曰：「子念《中庸》何為？」周曰：「悟禪。」琰曰：「從何句起？」周曰：「天命之謂性起。」琰曰：「從何句終？」周曰：「無聲無臭至矣。」琰曰：「《中庸》寔際在何句？」周曰：「所以行之者，一也。」楊琰深為拜服曰：「吾欲延師於家，接諶于飛、張良貞同至舍下，盤桓論道若何？」周曰：「吾亦欲會二公久矣。」遂欣然下山，四人相見，依長晚序坐，談心數日。有時念及木蘭、喪吾諸人，未免有一番傷感。

一日，琰問曰：「學道人以何字為先？」鐵冠曰：「以我字為先。」琰曰：「我字左右皆戈，人心懷我字，則滿腔皆是私念。又輕人自恃，正人君子不來親附。若操戈而立，戕人自戕，不足有為。人能克除我字，則公心而直，公則不私，直則不屈，仁道近焉。叔父云以我字為先，是此意也。」鐵冠曰：「此性學之論我字也。凡有命學，在性中立命，也要在我字推求出來，方是大學問。」楊琰靜居七日，參悟不出，出見鐵冠、于飛、焦周三人，同觀太極圖。楊琰大悟，向三人叩拜曰：「弟子聞命矣。我字中間一橫象太極，二縱象兩儀，四八象四象。仔細玩之，五行八卦皆備，斯其為吾乎？」鐵冠喜躍曰：「如是如是。」諶于飛乃擊桌而歌曰：

天地三才互相依，一言萬法皆為備。

身中有個太極圈，圈中一點是性命。

總於心內自修持，千言萬語說不盡。

涵養不睹不聞時，動靜關中心常定。

鐵冠道人乃歌曰：

不無不有正當中，潛修真性似潛龍。

養就明珠飛騰日，風雲雷雨贊化工。

贊化功能顯神通，接引眾生出牢籠。

但教心地常清靜，三乘妙法此為宗。

焦周和尚乃歌曰：

文佛心印偈三千，妙法無為亦無言。

性定何用持戒定，戒定祇緣要心堅。

能於諸相不留心，更向何處問真詮。

真詮一句為君說，念頭止盡是先天。

楊琰乃歌曰：

性天心地兩無分，一體同參見月明。

月明祇為光能照，靜裏乾坤別有春。

對鏡不迷為天性，鍊性常如活死人。

此法空中有寔相，黍珠一點是元神。